

Tom Plate



一个美国媒体人的
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American
Media Man

[美] 汤姆·普雷特 著 江卫东 译

新闻学院不会告诉你的那些事

 复旦大学出版社

Tom Plate

一个美国媒体人的

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American
Media Man

[美] 汤姆·普雷特 著 江卫东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美国媒体人的自白/[美]汤姆·普雷特(Tom Plate)著;江卫东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

(卿云馆)

书名原文: Confessions of an American Media Man

ISBN 978-7-309-13443-8

I. 一… II. ①汤…②江… III. 传播媒介-新闻事业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G21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4112号

Copyright © 2006,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ny retrieval system of any natur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e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copyright@rightol.com)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6-077

一个美国媒体人的自白

[美]汤姆·普雷特(Tom Plate) 著 江卫东 译

责任编辑/黄文杰 刘 畅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字数 277 千

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3443-8/G · 1797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阿什莉 · 亚历山德拉 · 普雷特，
本书第一版时，她二十岁。

现在，她空闲时有本书可以读，
这本书将告诉她，为何爸爸总是不在家，
以及总是在办公室花那么多本该属于团聚的时间。

第二版引言

不同社会赋予新闻媒介不同角色。美国媒介制度一般被称为“对抗”或所谓“自由”的新闻媒介体制。然而，不管该体制有什么样优点，它在全球并没有被广泛模仿。近来，甚至在美国国内，该体制也没有得到广泛称赞。

真是哀莫大焉！

当前美国新闻媒介危机，常常被归因为技术或财务因素。但我的观点是，危机主要是精神上的。当一个事物的灵魂和感情没有了，黑暗和解体就不远了。确实不能否认，众所周知的“哗众取宠”这种传染病，在新闻媒介几乎所有部门横行无阻，已经侵蚀了媒介公信力和公众信心。

全世界新闻记者过去常常羡慕美国新闻媒介，有的现在仍然羡慕不已。美国新闻记者能够设置议程，推翻总统，能吓得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六神无主。这些权力，让另一些土地上和不同体制下的记者们垂涎三尺。然而，现在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毫无疑问正处于危险之中。

也许，没有太多美国新闻记者认识到他们这种角色模型现状。也许，几乎没有什么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关心这个问题。美国人的优越感从来不是认真反思的产物。

除开美国驻外记者，美国一般记者的世界观不会超出华盛顿范围太多，似乎这个地域性的南方城市是政治宇宙中心。当然，该城市曾经是。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现在，美国新闻媒体规模与重要性的缩水速度，比极地冰盖缩小还要快得多。那些重要博客写手正与著名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专栏作家争夺掌声以及影响力。一方面，电视网的新闻部门在裁减人员，另一方面，网络上新的地区新闻站点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这些新闻网站并非都是不靠谱的运作：那些功成名就的新闻记者都愿意离开他们体制化的新闻机构，或者自己去创业，或者加盟这些新网站。

美国新闻媒介十年后的图景将与现在的图景几无相似之处。即便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图景，也只是部分反映在这本初版于2007年的媒介回忆录里。

这本回忆录是对一个美国记者新闻工作经历的个人性纵览，意图在于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本书并不假装为一个行业代言，或为一代人讲话。然而，我所回忆和讲述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发生在一个青年身上的真实故事，该青年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这一行，四十多年以后，如我们美国人经常说的那样现仍“从事新闻事业”。

我的职业生活尽管有着鲜明个性风格，但在主要方面是有代表性的。我只想在主流媒介机构工作。看看本书每一章，你会发现一幅幅对某些标志性媒介机构的素描，这些媒介机构都是今天许多年轻而雄心勃勃的美国记者不惜代价想要去工作的地方。然而，今天，这些机构已经大幅缩编，新增工作机会变得很稀少，现存工作岗位也正在不断蒸发。

《时代》(*Time*) 杂志以及《纽约时报》，曾经是新闻行业的领军者。在那里工作，就像被允许进入红衣主教团 (College

of Cardinals) 和美国最高法院似的。现在，当一期杂志送达你家门口或邮箱时，却再也引不起你的阅读欲望，如此没有存在感，你差不多要为之流泪。当我开支票时，并没有感觉自己像个订阅者，我之所以提出续订，或多或少本着慈善奉献的精神，好像在拯救濒危物种，美国新闻记者已是一种陷于危险的工作岗位。

几十年以后，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把我这本回忆录看作一本关于美国媒介过去样貌的历史文献。社会学家们可能会发现，本书职业路径的价值描述可以成为研究媒介社会学的一个窗口。考古学家们甚至会发现，把我所写的很多东西归类到他们档案中的“恐龙”部分，很有用。

当然，上述这些可能有点夸张，美国媒介还没有死亡。《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以及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节目依然有影响力。我的有些学生为了能在这些媒体机构得到一份工作，愿意拿出三只吉娃娃宠物狗供收养。也许，一个美国主流报纸的专栏作家比起普通国会议员依然更有影响力。

但是，发展趋势明显是不祥的，可能对未来美国民主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足够有趣的是，在全球其他地方，美国媒体衰退的历史趋势遭遇到的，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大喜过望。对于前者，人家有自己的问题去苦恼，包括民族问题以及媒介缺陷等问题。我们美国媒体人还是对自身更感兴趣，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至于后者，某些世界观察家们实际上对此衰退趋势是持

欢欣鼓舞的态度的。对他们来说，美国媒体机器难以置信的衰退，很可能引发西方媒介霸权走向终结。过去，大量国际新闻和政治议程都是由西方利益、价值和优先顺序所驱动。实际上，我们的衰退正是他们的上升。

但是，如果美国新闻媒介不再匆匆赶写世界大部分新闻报道，那么谁来写？答案是其他每一个人。通过快速技术创新和费用门槛降低，各种新媒体平台在我们智力和信息市场空间纷纷开店卖货。恰恰随着美国新闻媒介变得不太民主、过分集中以及多元化减弱，世界媒介正变得更加多元，因此而更加民主了。

世界新闻体制如此变迁的意义与影响是深刻的。当一个国家媒体垄断弱化，一千种声音便得以加强。当政府不能听取民众声音，民众要求被听到的强烈欲望就会以指数方式扩张。

不论大众传播采用的是何种特定载体，是大规模的网络也好，还是精英的小圈子杂志也罢，媒体影响世界事件的力量主要来自其传播真相和真理的能力。得益于媒介来源多样性逐渐增加，通过各种媒介不断实施纠正性轰炸，虚假和谎言终得解构和消除。

当然，产生的噪音数量也足以刺破耳膜，对大脑造成永久损害。但是，随着美国传统新闻媒介沿着恐龙消亡道路日趋衰落，无可争辩的是，这个世界还是存在净收益。

汤姆·普雷特

比弗利山庄，加利福尼亚

2010年3月

前言

我小时候总体看是个极其严肃认真的人。上初中时，我是第一个开始读《时代》杂志，或许是最后一个看《花花公子》(Playboy)的人。智力上，我是早慧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是晚熟的。

读初中时，我买了一台小型印刷机，主要由一些橡胶字母和基本插图组成，出版了一份名叫《希克斯维尔军号》(Hicksville Bugle)的周报。是的，我住在长岛(Long Island)，先是住在莱维敦(Levittown)，然后移居到一个叫“希克斯维尔”(Hicksville)的名副其实之地¹。

尽管我新闻敏感不错，或者说喜欢打听其他行业的事儿，但从未把自己看作一个记者。记者这一行太粗俗，太平庸，太不高雅。我想象着，有朝一日，我会成为国务卿，甚至总统，或者当上联合国秘书长。我出身寒微，长相不怎么好看，也绝无权贵亲戚，也许就是如此事实促使我生出上述南柯梦想。

确凿无疑的是，我从未想象自己会成为一个媒体人。

然而，我真的认清自我了吗？那时的我总是固执己见，只要有听众，从不羞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在牛犊初生的少年阶段，对很多事物，我很少怀疑。

1.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Hicksville这个字在英文俚语中还有“落后的地方、死气沉沉的地方”之意，反映出作者对此地并无好感。

高中时，我成为校报《惠特曼之窗》（*Whitman Window*）周报的一名编辑，这个岗位给了我些许声名。那时，我确信自己长大以后必将有所作为。

这也是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时的自我期许，在那里，我成为《阿默斯特学生报》（*Amherst Student*）的执行编辑，这个头衔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可是运营这份学生报，有苦也有乐。最有用的工作，无疑是年度食品调查。通过学生投票，我们能够做到独家发布这样的消息：学生们认为校园里的食品太糟糕了。这个调查结论丝毫不令人惊讶，但可喜的是颇具利用价值。媒体曝光的结果是，学校管理当局好一通忙乱，但食品质量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于是，我学到了人生第一个媒介教训：汤姆，永远铭记，一家报纸揭露无能、不公或滥权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那种无能、不公或滥权的自动终结，而是必然引起那些被揭露的无能之人狼奔豕突，千方百计揩干净他们的屁股！

在大学里，我最好的朋友是艾伦·莱瑟姆（Aaron Latham），他是个值得拥有的伟大朋友。在我们高年级时，生活穷极无聊，我俩合写了一本内容为常春藤名校联盟男生约会指南的畅销书，书名为《男孩天地》（*Where the Boys Are*）。《纽约时报》给予此书高度评价，同一天我俩还登上了电视节目《今日秀》（*Today*）和《今晚秀》（*Tonight*）。艾伦用这本书所发“横财”投资于一个合股公司，而我则买了人生第一辆运动跑车。读者诸君，你们猜怎么着？艾伦现在身价百万，而我则是一文不名！

幸运的是，我后来去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读了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生。不知是何缘故，政治学和政治问题总是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深深吸引我。在高中时，我“谋划”了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在大学时，我学的是政治学专业，而阿默斯特学院的政治学师资是最棒的（我辅修的英文系师资也一样棒）。

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开始意识到，与其说我能变成一名总统，倒不如说我更有可能去采访一位总统。我究竟是何许人也？答案是，我不过是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儿子，我的爸爸娶了当药剂师的妈妈，而我的妈妈更多时候“嫁”给了她那些瓶瓶罐罐。

然而，竞争优势也不是一点没有。你必须克服自卑感，绝不要让它阻挡前进步伐！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说过，绝不要放弃。这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可是，我常常感受到放弃的诱惑。晚年人生，常常酒精为伴，动辄买醉浇愁。可是在青年时代，有两样东西鞭策我前行，点燃我志向引擎，那就是伟大的音乐和伟大的女人。

我喜爱古典音乐，仰慕典雅精致的女人——至少是那些长相一般但足以弥补我自己磕碜外貌的女人。这两样东西中，肯定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魅力，激励我从单调乏味的莱维敦走到光彩夺目的普林斯顿大学，从默默无闻的长岛走到白宫（White House）、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和位于东京的日本首相官邸，这些地方距离希克斯维尔不啻千里万里，有着天壤之别。

光彩炫目的媒体工作，尽管难免浮光掠影，却仍然让我

全情投入。时刻准备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去采访那些历史创造者。各种晚会、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的请柬纷至沓来。如果我选择其他职业，这些异彩纷呈、激动人心的事物将与我永远失之交臂。

当考取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时，我激动不已。我想象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雄辩的演说，或者与俄国人进行一场艰难的安全条约谈判，或者帮助人质从极端主义者的地狱里逃脱。

这些事情，我从未做过。不错，我确实观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有时是近距离直接观察，有时是在事后不久通过对主要当事人进行深度访谈间接观察。但是，我从未在现场，或如英国人（the Brits）所说“当场”（作为美国国务院演讲稿撰写人的那段夏季工作档期除外），我甚至连坐在球员席的击球手都算不上。然而，我确实拥有过一张通向历史的季票，并且有时这张票还能幸运地占据一个最佳座位。

我从未刻意要当一名记者。甚至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当记者与其说出自我的自由意志，倒不如说是某种宿命所致。然而，那些即将入职的人被警告说，这一行正处于大滑坡阶段。从根本上说，这一行就是一种世俗而肤浅的差事，如果说有时不是毁掉别人生活的话，却也常常产生侵扰别人生活的感觉。并且，强制的截稿时限引导程序，既令人兴奋，又让人窒息。

因此，新闻媒介故事有两面性，其实大致有四五个侧面。我会讲述多侧面的新闻媒介故事，努力讲好这些故事，但我必须首先做一个免责声明：这里，我无意于写一本关于新闻媒介的书，因为我发现那些书很少引人入胜。但是，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那就是我变成了一名教授，开始花大量时

间与年轻人共处。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除了性的话题，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就业。他们总会问：你是怎么进入媒体这一行的？怎样才能被雇用？你在《时代》杂志当编辑，或者在《纽约新闻日报》当撰稿人，或者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当中层领导，究竟感觉如何？

那么，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有两种回答方式。一种是用一些故事或简评表面肤浅地回答，另一种是用一本关于美国新闻媒体的翔实书籍来回答。这本书，是为那些想要了解在美国当职业记者感受如何的人而写的。说实在的，如果不是那些聪明学生们锲而不舍、热情真诚的提问，更不用说我女儿那些尖锐的问题，也许我永远不会克服对写一本关于新闻媒介书的厌恶之心。

因此，本书无意于对那些专横的媒体老板或“吃人”的公司收购者¹作辛辣无情、令人厌烦的否定性描述，也不想对美国 and 英国新闻媒介抱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不友善的观点。坦白地说，我不太喜欢，甚至憎恶那些喋喋不休的抱怨之书，那些书不是为了宿怨旧恨，就是为了挑起新的争斗。我不是那样的人，那既非我的做事方式，也非我的主观意图。

我干新闻媒体这一行四十多年了，在许多很棒的企业里干得不错。对于这些工作机会，我深感荣幸，自认总体得到公平良好的对待，遇到很多难以忘怀的人物，引为朋辈，甚至成为至交。在我的经验看来，真正乏味的人是不愿意当记者的，因为记者生活绝不会单调乏味。（但若一旦觉得冗长乏味，那么

1. “吃人”之说，意指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裁减员工。

不妨开始寻觅另一种工作或新职业。)

我办公室墙上挂着很多照片，常常让我想起有幸避免的那些单调乏味生活。如果我选择另外一条人生道路，那种生活会让我无处可逃。(可喜的是，好日子尚未结束，我当下仍在快乐地从事着新闻工作，在写一个国际性辛迪加专栏，还在拜访那些极富挑战性的政治人物。)那些照片展示着我和首相、总统、杰出外交官、文化专家以及其他国际知名人士的交往，学生们喜欢称之为“汤姆教授的自我墙”。所言极是。

确实，我一直很幸运。

并且，幸运仍在，现在我还在主持一个关于亚洲和美国的辛迪加专栏，从理论上说，该专栏每周读者数达到数百万。

关于本书经常使用到的一个词“高层领导”，我得作些解释。对以前就职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同事罗伯特·伯格(Robert Berger)，我要致以感谢，同时表达歉意¹。

本书不是恨之书，而是爱之书(至少是感恩之书)。在美国新闻媒体，我过得非常惬意，因此要特别感谢那些多年来对我宽容有加的人们，尤其是领导者们。相应地，我也绝无私心，别无他图。我想，我那有点变化无常、神经过敏的个性，使我不是那么容易与人相处，更不用说被人领导了。所以，总体上说，我没有真正批评任何一位领导，只是真诚感谢他们的忍耐。当然，成人之间在策略、趣味和编辑主张等方面的意见分歧，有时确实会浮出水面，其他行业和组织也会如此，因此

1. 此处之所以既感谢又道歉，大概是指作者在书中毫无隐讳地提及罗伯特·伯格对其在《洛杉矶时报》真实处境的关心和告诫。

我要向那些觉得我对分歧问题没有呈现平衡观点的人，提前致以歉意。在我职业生涯中与我打过交道的每一位领导，确实都有资格获得一枚雇员关系“紫心勋章”（Purple Heart）。当本书具体涉及意见、规范和目标等坦诚分歧时，说“坦诚”一点不为过，我会使用一种修辞技巧，把那位与我意见不合的人称为“高层领导”。众所周知，每一种工作中，不管某人职位多高，总是会有更高的领导要对付。我给那些未来要当记者和现在已是记者的学生们一个忠告，即处理与领导们的关系，应比我有时所做的更讲究技巧。

目录

第二版引言

前言

第一章 让侏儒转页：报纸专栏作家的生平（1996—2000）001

第二章 长岛《新闻日报》：从马铃薯田到梦想园地
（1970—1971）081

第三章 《纽约》杂志：建设好于破坏（1971—1975）127

第四章 伦敦召唤：好报纸不一定无聊（1978—1981）160

第五章 《时代》的压力：质量控制的高效官僚体制
（1981—1983）213

第六章 在 CBS 的日子：我希望打屁股再度流行
（1983—1986）262

第七章 《纽约新闻日报》：美妙创业再启程，新闻生命焕新篇
（1986—1989）288

第八章 《洛杉矶时报》：美国主流报纸的责任（1989—1995）319

结语 400

致谢 407

译后记 411

第一章

让侏儒转页：报纸专栏作家的生平

(1996—2000)

这是一个两难困境。你决定你所要做的。有人曾负责任地告诉我，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当其发生时，我并不在场。我相信此事确曾发生。即便此事至少部分看来像虚构的，但其表征了我所从事的职业，因此我必须讲述这个故事。不管我讲过这个故事多少遍，学生们还都喜欢听。这个故事会让人扪心自问：我会让那个侏儒转页吗？

故事是这样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大城市，且不说其名，已经没有发生过如同本故事所述那样的犯罪狂潮了。话说有个颇具才能的盗窃犯，对那些防控严密、装备高级电子防盗设备的地方找到了对付办法，他一家接一家地盗掠了这个城市高档社区的豪华顶层公寓。

这种系列入室盗窃案对警察来说是个梦魇。对一线报纸即大都市高端大报而言，至多算个填充报屁股、淹没于二手车广告中的小素材，而对于那些长期处于困境中的二线报纸编辑来说，无疑是个天赐之宝。

二线报纸除了贩卖色情新闻、名人绯闻、运动新闻以及犯罪新闻，还有什么东西可卖？所以，对于每一起高档社区新发生的、难以解释的盗窃案，某家二线报纸总会倾巢出动，全力